

燕京新聞

號掛局政郵華中
類紙聞新爲認
社聞新京燕學大京燕
期四十六第卷一第
四機學京：電話
號十分大燕

張鴻鈞自首都來

談合作討論會結果圓滿

以最短之時間及最少之經費
集各方專家於一堂策商大計

「這次在南京舉行的全國合作討論會，從各方面看來，都是很成功的。」張鴻鈞教授這樣和記者說。在最短時間內，以最少數之經費，集中中央黨政當局，各省市代表，各社會團體金融團體代表，及合作問題專家於一堂，各本經驗所得，策商進行大計，不是很有價值的空前盛舉麼？張先生剛從首都參加會議歸來。

張先生不但對於主辦者的努力很欽佩，而對於各邊疆代表之不辭勞苦。遠道而來的精神也表示敬仰。至於該會所通過的議案以及其會程之進行，各報均已早有登載，所以不用再細述，不過總括起來，通過的議案可以分爲四種。即第一，合作行政系統及農業合作事業方針等問題。第二，合作事業一般之原則。信用合作事業一般之原則。第三，合作金融系統問題。第四，高中級合作教育訓練辦法。這些通過的原則及辦法，現在已備交主管機關以供參考。

姜貴仁殺弟案

或係受電影影響所致

其平日對於兩弟非常愛護
姜松如君之談話

關於燕大宗教學院短期科生姜松如君家中事變，本報已早有紀載，現在姜君已返校，爲明真相起見，記者特往訪姜君於宗教學院，因與原刊事實略有出入，今僅將姜君談話誌左，原刊之未完新聞，則即行停止矣。

據姜君云，貴仁（長子）此種舉動，實出人意料之外，彼在烟台所設之育才中學三年級讀書，平日對於諸弟愛護備至，其二弟三弟均在小學讀書，每有

警察闖入燕大女生宿舍

公安局據其報告函覆

在某處檢查時發現嫌疑證據

日前於本月十一日，突有警察等闖入燕大女生宿舍一事，已誌本報，嗣經學校當局致函北平公安局詢問真相，比經函覆，對當時情形陳述尚詳，茲將來往原函，彙錄如後：

燕大致公安局函

敬啟者，頃據敝校女校主任聲稱，今日清晨約十七時許，有不知姓名之男子二人，一着警察制服，一着西服，突然進入女生第三宿舍，口稱捉捕學生，強迫工役領至女生臥室，擅自打開房門，肆意搜索，無所獲，遂巡視飯堂一週，揚揚而去，適該院女舍監，未住宿舍，各女生亦未向之詰問，究竟來者何人，不得而知云云，查敝校女生宿舍，概不招待男賓，今該來人等竟乘人不備，突然闖入宿舍，實屬有礙校之秩序與安寧，至該警察制服者，是否由貴局所派，會同辦案者，敝校因其來去倉卒，亦無從判明，此後如有類似之情形，將如何處置，實屬成爲問題，爲此專函貴局，敬希查照，賜予澈查，以明真相，並乞指示方針，此後如有着制服警察擅自來校行動，敝校應如何應付，以便有所依循，至致北平市公安局。

公安局覆燕大函

接獲大函，以三月十一日有警察服西服二人，進入女生宿舍，口稱捉捕學生，實有碍秩序，囑予澈查，等因；到局，查三月十一日市黨部會同本局辦案，當派特務人員及北郊區署員協助辦理，旋據辦案之特務人員報稱：「在燕大辦案，當時在宿舍檢出反動刊物一捲，上寫『郵寄燕大學生第三宿舍××號×××』正檢查間，突被同去之人報告『聞聽有人打電話，教××快跑，不知其何處說話』，此時顯係有反動嫌疑，爲制止反動，力防逃脫計，乃以緊急處置法，急派人帶警一人，赴燕大，照地址堵截，以防逃脫，及到時負責人尚未到校，故未接洽，僅會男役張某領至××號門首，男役將門推開，適有一女生外出，當時問××在何處，該女生云已下樓打電話去，遂又問電話處，此時又有電話來找××，乃代接電話，問有何事可以轉達，據云『走了未走？此時有人捕她，請她快走』，及問何處來電，只說『××買姓，她就知道了。』此時因辦案之女警向在××，未及同

燕大宗教學院近況

一目的介紹基督教思想

燕京大學宗教學院，至一九一六年由四個基督教會聯合組織而成。其目的在介紹基督教運動到中國，其秩序先介紹基督教之思想，然後再實現到生活上。該學院爲中國唯一有研究程度之宗教學府。

該院長爲趙紫宸先生，現有學生二十二位，一半爲大學畢業生；一半爲短期生，後者皆爲中學畢業而且曾至基督教團體服務者，該學院計算學生成績，一半學生用學分制，另一半用導師制，後者專爲研究工作，該學院所欲選就之人才不但在教會中服務其他社會事業教育事業，亦可工作。在教育界作教授或在社會上有相當貢獻者，如許地山先生，謝景升先生，駱傳芳先生，楊昌棟先生，呂振中先生，鄭少環先生，韓玉珊先生，康福星先生等，均爲該學院之畢業生。

該學院共分五個學系：一，經典文學系，二，宗教史學系，三，宗教哲學系，四，宗教社會學系，五，宗教實踐系。

男生近視者

佔百分之七十一

男校養病院李太光聲稱，燕大現有男生五十一人，其中竟有三十四人，患雙眼近視，五一人患單眼近視，此種現象，殊堪驚人，望全體同學注意，凡自己目力不佳尚未配鏡者，速到醫院檢查，及早防預，以免自誤。

燕大日曆

星期五 三月二十二日
上午八時五十分 寧德樓朝會 貝盧思女士
下午四時十五分 遊藝 女校體育館
五時四十五分 大齋 適樓
七時 講員梅大夫 健康講演 一足的健康生
星期六 三月二十三日
上午八時五十分 早禱會 適樓
下午三時 健康週結果 女校體育館
冬季體育工作之表演

健康運動週專頁

寫在健康週前面

陳樹梅

女校體育部的計劃工作解釋

關於一切體育的計劃，病的現象原因及治療法等，我們已編了一本小冊子，預備發給女同學們每人一本，大概下星期即可印好。有許多性急的女同學們埋怨着：「怎麼單說我們腳不好就完了！」那麼我要請她們耐心等幾天，有許多圖刻起來費事。印刷所裡要八九天才完成，體育部費了三四十塊錢印牠呢。若是真的等不及，那麼體育部辦公室裡有三十幾本我們剛都考過的請腳的書籍，歡迎同學們來看。

上面都是關於腳的，此外女校體育部關於健康週還有一件事要辦，就是健康週的末一天，湊熱鬧，有個冬季體育班的表演，一方面是為的春來了，我們把冬季的運動法來結束，可到外面去遊戲。另一方面，全體(大半)女同學聚在一起，表演表演體操操班的成績，算是健康週的結束。我想同學們也一定覺得還有意義吧！

爲了說起要表演，早有許多北平關心體育的人說：「來看，這就糟了，因為我們表演不過是冬季運動的結束，健康週中的一節，既非運動會，又非有籌備的種種表演。但是當然我們在提倡體育中不能說絕對的，爲了這點，所以我們不得不發聲，印入場券，以限制人數而維持秩序，入場券每個女同學有二張，先生們均有請單，男同學們呢！若有興趣的話，請向女同學們要吧！」

我極不願成爲表演而表演，爲他人之讚美而運動。不過爲了運動興趣，我願意同學們的表演能稍稍整齊些！給觀衆一個好印象。但爲的不要因表演而力爭同學們的體操課。這二星期內，我們請凡告假的同學們不換衣服也到班站在旁邊看着。這樣對於所做的運動不致生疏而妨害全體。我想女同學們不會因犧牲一小時而怨恨吧！其實偶而站在旁邊看看是怪有味。與你自己也在中間做時完全兩樣。

春光明媚中

女生健康週逐日進行

一拔毛等項結束

幾天來，春已經走滿八間：柳梢上抹着綠色，桃花吐出嬌艷的光輝，草原上已經佈滿碧油色。天邊嗎？不！不！絕不！燕大

但是精彩的節目，還沒有說到。到處充滿着活力，到處充滿着動能，南操場上荒蕪的畫面，已經被女生健康週撕毀了：場子當中架了一面大「的」，距離這面「的」北邊的地面上，釘了許多箭架，嗖嗖的箭聲在黃昏中響，把天上的鳥鳴嚇得也不敢飛近。

從本星期一起，每天下午四點半以後，圖書館裏顯得怪冷靜的。女生宿舍更不用說了，她們都帶着活躍的心情，向校園裡跑去，作各樣的運動。

女校體育部南面，架着幾個網子，羽毛球，和網球是這一地帶的玩具。網球場上的人，也分外的多，球兒高速地跳着，望着人們眼花。排球場上的人，比較得多，好在不是正式比賽隔着網子你崩我跳。也有些人玩跳繩，雙跳，單跳，繩子打着地，「劈！劈！」作響。這種情景是好像回到小學裡去了呢。騎鐵馬——自行車——的排着隊出發，向達園，朗潤園行進。然而也有輕盈的，聚上一堆人在校園裡走走，算是「遠足」！總而言之：燕大女性大動員，沒有躲在屋子開會的。

前天的特別節目是院際球比賽，直徑四英尺的大球，被這羣女孩子們推過來，頂過去，搶過來，拉過去，結果四院勝二院，一院勝三院。

讀者論壇

全體大會流會事件

端

溯自去秋同學百餘人聯名改組舊學生會以來，校中學生利益事務均經臨時維持委員會負責處理，於茲已屆七個月有餘。緣以臨時性質亟待整理各事多未如改組初衷逐項解決。殆今春二月選舉各學系學生代表，當即成立代表大會，並悉全體大會已於昨日召集。開聽之餘，竊自慶幸，從燕大八百同學之福利，自今後不復重蹈歷年積習宿弊之覆轍。

遠，然根據校中歷年來召集全體大會出席成績而言，能得如許同學，勉力到會，可稱良好現象，實堪慰藉，又可見同學中之熱心公益者大有人在。仍望到會同學對其他因故缺席者善意勸導，俾本校學生團體組織精密，早登正軌。

嗣以數度延長時刻，冀後到同學得以補足開會之半數法定額。其間代表諸君曾循在坐建議，散往各樓院促請，亦足顯諸代表對成立大會殷殷之盛意。

終因人數不足，結果流會，是誠不幸。但此次經過中有數點不得不質諸召集大會當局暨在場發言同學。

首先主席致開會辭，略謂承臨時委員會囑託召集等情，並特提出，依據憲章全體大會經二次流會勢必以票選方式解決大會應行選舉事宜之語。觀前此討論並參照終於流會情形，召集大會當局究否有促成大會之誠意，實非匪懈所敢冒然揣測者也。然大會關係全體同學福利，竟草率從事，縱其流會，或將釀成數度流會，用心安在，其意至明。雖校中素來票選之弊端百出，雖有確證，而從中漁利，左右是非之事實，彰彰目，諱言之亦無補於事。緣是主席之提出此點，未雨綢繆之瓜葛嫌，殊難避免，此其一。

到會同學中曾建議延長時刻並舉行討論會等語，而主席公然擅自任性刪去一部建議，僅單獨延長時刻，將討論一節擱置不顧。同時在會之記錄並無導員負責，後經指詢，竟無一應聲。雖原建議人未當場指摘，於道義上實不足直主席之任性刪除提案，與夫召集大會當局忽視記錄專司之職責。如其有心搪塞，糊塗其事，不若召集大會當局一意孤行，隨意任聘其左右親信，組織目前盛行之法西斯行政機關，於執行利率上，於同人光榮上，於整個學校統一上均有真大之裨益。毅爲區區誘惑，乃將燕大八百同學之福利，捐棄流水，殊不勝痛心之至，此其二。

延長期間，同學某君再次示意主席，希圖達到其提早流會之目的。據聞某君乃目前學生會組織中重要首腦且身列候選，而肆意摧殘全體大學，何所存心，殊費索解。況當時台上主席，台下某君，呼諾遙相響應，搭檔成趣，如非早有商榷，勢難獲此唱和同心之功效，如非經常場一再督責，雖同學源源到會，主席將不再檢點到場人數，雖已及法定額，恐亦被其朦蔽矣。一面大肆鼓吹流會心理，而另一面多方避免點數事實，如此行動與召集大會本旨大相逕庭。既上下其手，攔斷同學中輿論，是背負去秋改組初衷；不啻送狼迎虎，徒驅同學爲組上肉而已，燕大八百同學福利從此斷送，胡能止嘆，此其三。

固寧商行

大減價

呢絨皮貨衣料大減價

期兩傾價大

星銷大減

起日十二月三自

號四十二條三單東

四七一一局東話電

大陸銀行儲蓄部

提倡社會儉德 輔助民衆儲蓄

定期儲蓄 活期儲蓄

地址西交民巷 燕京大學 東四牌樓 清華大學 王府井大街

容庚啟事

同學張全恭借圖書館船山遺書一函其中第七十三及七十四永曆實錄兩冊不知爲何同學取去如有得者請送還燕東園二十四號當以相當書報奉酬

容庚啟

XII

屠格涅夫著有廣譯

回來的時候，我走在 Miss H 的身後，她的身上真香。一陣陣的香味，隨着風吹到我的鼻孔。使我不禁狠狠的吸了幾吸，我願意永遠走在她的身後，享受這香氣的陶醉。回到房裏，沒有事可做，找人聊天吧。別人全上班去了，讀書吧，真不知由何處念起。還是給家裏寫信吧，口袋裏的錢，祇剩三塊了。星期日的旅行，又不夠了。不過再找家裏要錢，太不好意思了。上星期方寄來四十元，不知為什麼，錢用得這樣的快。真是太不夠花

一陣高跟鞋響，全會引起我注一注意，我知道這是小姐們來的報告，我也乘這機會來看一看，不然不是辜負了人家的好意嗎？在圖書館一直坐到九點，看是看了一個夠，可是書一點也沒有讀，九點鐘一過，便挾着書又走回宿舍來。

「齋夫到販賣部拿兩隻橘子！」

吃完了橘子，洗了一個澡，也不管是什麼時候拉開被睡我的覺，我希望着，今天夜裏還做和昨夜一樣的夢。

很相信，奇怪！她怎麼會自殺呢？爲着好奇心

思，低着頭躲開我兇狠的視線，我心裏很覺得滿意。

出了東門，一個老丐婦向我張手要錢，她真是討厭極了，這樣不睜眼，人家不答理她，還跟在身子後唧唧，未了我大聲的告訴她；「我沒有錢」。附帶還加上一聲「討厭！」。她悻悻的去了。我感到輕快一些，我明明是袋裏有錢；可是我偏不可憐她，給她，因為我是尼采哲學

了。好，有法子丁，寫信告訴老爸爸，說要緊急需用錢，他不會不趕快把錢寄來的。這真是上上之策。

夜裏，挾着幾本書上團裏去，先巡行一週，找一個漂亮的女同學的對面的座位。這真不容易，今天運氣還好，居然找到了。坐在那裏，一邊裝着看書，一邊偷眼看她。其實書上的字，一個也沒進到我的腦子裏，

邑兼

趕快打開筆記本，掏出鋼筆，也來抄寫。真該死！鋼筆裏的墨水；昨天便使完了，今天早晨又忘了抄。沒有法子，祇好不抄。不抄也好，乘這功夫，可以想一下那今晨未完的夢。我那一張黃災獎券，中了頭獎，四萬元，白檢的四萬元。平日我最渴慕的 *Misc*，也選就我來和我談戀愛，不，這不是戀愛，我們已經訂婚了。在學校外邊組織了一個小家庭，上課下課，我們全是形影不離，這叫同學們多麼羨慕？還有，還

厭，人家愈餓，他愈和人家搗亂。肚子裏咕嚕咕嚕的亂叫，可是他偏不趕快做好拿來。敲了一會兒碟子，仍沒有人應聲。我真火了，「拍！」將一個小碟擲在地上，摔成粉碎，他們這時纔趕快走來陪話，我索興又將那剩下的一個碗和匙子，一起全丟在地面上，全碎了，你別竟欺侮人，老子也給你們個樣兒看看，讓你們瞧瞧我的威風，知道我是不好惹的。

吃早飯的當兒，看見了大頭（狗名）。牠真是好玩極了，因為牠不吃餵首，我買了兩塊蛋糕喂牠，和

似乎是阿Q所感到的勝利，失望中是點慰藉的火焰，支持着靈魂的生命。而今，阿Q醒覺了，「原來如此！」一聲長嘆，慰藉的火焰竟變成可怖的鬼火。病榻上將雙眼閉上，立刻就是鬼火佈滿荒山，將我緊緊地包圍在中間。我鼓足勇氣，突出重圍，拚命攀上山頭去。「去親近天上的星星吧！」下面的鬼火作着惡魔的舞蹈，發出尖峭的冷笑。

仙謫干病院二號室

敝所開設以來已歷四載荷蒙
惠顧諸君時加指導得略有進展
實深感荷現備有大批新式英文
字模自能隨時換鑄新字故無字
面模糊之陋弊至於各號中文鉛
字及花邊亦將同時翻新用以排
印中英文講義雜誌期刊單據銀
行簿記等無不精美鮮明如蒙
惠顧
定期不誤價格從廉迎合
諸君之滿意與便利

星期二晚遺下 Leobe 錶一只於圖書館中未知何人替爲收起若蒙送至六樓齋夫處當以袁頭廿枚奉報雅意

銷路最廣

天津益世報

之新貢獻

本報自三月起，每星期三之文學副刊，請當代文壇鉅子周作人，梁實秋，楊丙辰，郭紹虞，李冬辰，李長之，諸先生主編，登載各種文學創作，及文壇情報，並歡迎讀者投稿。

本報首創之青年生活專頁，專載青年個人生活，及團體生活的描述文字，並討論青年的切身問題，幫助青年解決一切困難，歡迎投稿。

優待北平學界，凡直接向前門內西皮市二十一號（電話南局二三八八）本報駐平辦事處訂閱者，均予特別折扣。

明晚國劇社公演

黃鶴樓玉堂春等劇

粉墨登場各盡所長
生旦淨丑全係同學

在一切趨向西洋化的燕大社區內，國劇社可謂之異軍突起了。牠乘著所有團體都重感著經濟恐慌之餘，呱呱誕生，發榮滋長，開了，結實，到現在已成了根深葉茂，卓立不可動搖的團體了。

說到國劇社的成立，並不是有過多大的計劃，不過幾個人因為興趣所至，大膽的發起。隨便玩玩而已。不想在去年冬天一度公演，就轟動全校，給了辦事人不少的勇氣；於是用重金聘請了于芷泉先生作指導，向學校交涉辦公地點，一切一切，都因經濟的餘裕而活躍起來。國劇社的辦公室設在燕大西樓一二九號，一切設備活像一個戲院子的後台，刀槍劍戟，鑼鼓旗幟，都按戲台上那排排列着，像煞有介事的。

排演練習是一件極有趣的事。每到禮拜五晚上，指導也來了，社員也來了，男生體育館的西樓上，紅男綠女，濟濟一堂，鑼鼓喧天，歌聲嘈雜，扎騰幾個鐘頭。排演的方法也很科學化，由劇務股規定某時至某時排演某劇，用印好的紅條通知社員，按時前往，男社員有三十多人，女社員有四人，可是唱生唱旦的人材多，唱丑，淨的人材却少。本來呢，青年男女，誰願意作豬八戒孫悟空呢？

現在國劇社又要公演了，這次公演的劇目有慶頂珠，失街亭，贈金，玉堂春等劇。壓軸戲是黃鶴樓，玉堂春是趙景暉女士飾蘇三，趙女士歌喉婉轉，作態自然，前曾在哈爾濱唱過這戲，博得不少的彩聲，這一次舊戲重演，沒有問題是能博得好評的。黃鶴樓是趙壽瑞君飾趙雲，武功純熟，口白清楚，祝和君的周瑜，唱工動作，活像程繼仙，演來當不在蔡國英之下。加以李功原君之劉備，關其友君之孔明，周慶洲君張飛，璧連珠合，必有一番熱鬧，聽說七角定座票現在已經賣完，這也是必然的事實。

北平婦女會

參觀燕大

由燕大婦女會招待

北平婦女社會服務促進會全人，於前日下午應燕大教職員婦女會之請，特來燕大參觀。屆時由該會

會長王于文夫人率領會員約三十人到燕大臨湖軒，燕大方面則由主席劉廷芳夫人，及梅貽寶夫人，蔡一謬夫人等招待，三時一刻開會，先由在米德夫人指導下之兒童樂隊奏樂；次由主席劉廷芳夫人起立

致歡迎辭，以後為北平婦女服務會會長王于文夫人。致答辭，略謂：今天能承燕大婦女會招待來燕大參觀，實在不勝感激，並不希望以後中國婦女對於國際交際應多加注意。講畢為米德夫人之獨唱，然後全體用茶點畢，即分赴校中各處參觀。最後全體到附近金韻梅博士墳前祭掃，因為前天正是金博士安葬一週年紀念，祭掃畢，即於六時後返城。

燕大婦女會

公祭金韻梅

各團體皆獻花圈

十九日為金韻梅博士安葬週年紀念，博士生前極熱心社會事業，故前日之祭掃者，有燕大教職員婦女會，燕大家政學系，清河試驗區，北平女青年會，及北平婦女社會服務促進會等五團體之多，到達博士墳地。由各代表獻花圈，行敬禮而散去。

法文學會成立

已選出職員五人

星期一晚燕大法文學會，在適樓課室開成立大會，到會者二十餘人。由譚斌斌女士報告宗旨後，即請歐洲語學系主任劉兆慧先生致開會辭，繼即選舉職員，選出主席譚斌斌女士，文書，周月賓女士，會計，戚祐烈君，此外尚選出伍榮貞和卡菊年兩女士，共同組織執行委

員會，起草會章，並擬定計劃。末由教授吳路義演講，並規定下星期一開第二次會，加添有項目。教職員討論會

教職員討論會于前晚假校務長住宅開會到會二十餘人，討論美國羅斯福之新經濟政策(New Deal)分為兩組，一部分贊成羅氏政策，一部分則持批評態度，雙方辯論，甚為激烈。

新宗教樓通訊

燕大打算要建築的新宗教樓，雖然喧嚷了好久，引起了同學們的注意，但是現在圖樣尚未繪好，約在四月內才能招標動工，最早也所當，以在四月底。

大注意

新設立之最優美的西書文具店

秀鶴圖書館

地址王府井大街二四號電話東局一三二四號

本店經售項目網要列左

- (一)英，美，法，最新出版之文學，小說，政治，經濟，社會，哲學，心理等類原裝書籍
- (二)歐美，各種新聞，文藝，電影，無線電，照像，機械，針織，女工，美術雜誌以及各種西洋兒童畫報，電影畫報，滑稽畫報
- (三)精美高等文具……新發明之

愛寫牌自來水筆

(白金活動筆尖，九種寫法)活動鉛筆，鉛筆匣，信封信紙，照像本日誌本練習簿狄克遜牌，維納絲牌鉛筆，卡特墨水筆等

物美價廉

莊鞋皮亞西新

走在全皮鞋之精與否
路有神之精與否
否與神精有路走
適舒否是之鞋皮在全

經濟

耐穿

美觀

舒適

到鞋的皮請

莊鞋皮亞西新
路西街大井府王

中原公司
春季大減價
三月十五日起
全部貨品一律減
天五十沽

春季大減價

楊志田球拍

各種網球拍照原價一律六扣
球拍換線 新加坡 每付一元
每禮拜二五十二時至下午五時
在燕大三樓門前售賣
地址 北平東大街胡同廿七號
電話東局三九九三

THE YENCHING NEWS

Vol. 1

Yenching University, Peiping, China, Thursday, March 21, 1935

No. 64

"The Admirable Crichton" To Be Given Here in May

"Crichton", the perfect butler in J.M. Barrie's social satire "The Admirable Crichton" will be played by Hubbard Ballou, lanky freshman, in the forthcoming presentation of the play sometime in May. It was decided by the coaches of the play after the try-out for parts Monday night in the Sage Auditorium.

Four other male roles were chosen at the same time.

The women characters were chosen after a second try-out Tuesday night in Sage because only two women were present at Monday night's try-outs. "Lady Mary", "a beautiful creature of 22 with a natural hauteur", will be played by Louise Chang. T'an Pin-pin and Lucille Wolff were chosen to fill the roles of "Ladies Agatha and Catherine", very fashionable young women of 18 and 20. Margaret Voskuil will be "Lady Brocklehurst", "a very formidable old lady", and Matilda Chou will play the role of "Tweedy", a "between maid" whose "manners are deplorable, but with a heart of gold."

Lord Loam will be played by Wu T'ien-te; Ernest, the man about town, by Oliver York; Brocklehurst, who "gets the girl" by Li Chao-t'ang; and Treherne, an athletic young clergyman, by Ku T'ing-ch'ang. Several other small male roles have not yet been filled.

"The Admirable Crichton", is being sponsored by the English Dramatic Club. It will be coached by Mrs. A.D. Rugh, who coached Tarkington's "The Trysting Place", the last of the three one-act plays given by the Dramatic Club last December in Sage Auditorium.

Chinese Classes for Foreigners To Hold Preliminary Meeting

The Chinese Classes organized by the university will begin as soon as the spring vacation is over. In order not to make any further delay, the Committee feels that a meeting should be held before the vacation to discuss the plans which it will present. Therefore, a meeting is called for tomorrow March 22 at 8 P.M. in 10 Lang Jun Yuan. It will serve as the first Chinese lesson, as the discussions will be conducted in Chinese. Those who have already signed for courses have been notified, but all interested persons are invited to attend.

Please Supply Advance Notices

We desire to make the calendar more useful to readers by carrying dates of important future events. The cooperation of those responsible for such occasions is solicited. Please notify Mr. White as soon as the date of any non-routine meeting has been fixed. The calendar can thereby be made much more valuable to us all.

—The Editors.

Craftwork Medical Center Watches Workers' Health Over Extended District

About 3000 patients are enrolled with the Yenching Craftwork Medical Department Clinic, according to a recent report by Dr. Alice B. Brown.

The four Yenching craftwork shops, with 235 workers, and the Pei Yuan Hsueh Hsiao, Fu Shu Hsueh Hsiao, and San-ch'i Hsueh Hsiao, with a total of over 120 pupils, are given medical treatment by the clinic, the report shows.

The health work is sponsored by the wives of the faculty members and i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Dr. Brown, physician director, who has given physical examinations to all workers and pupils.

"It will give you a slight idea of how far reaching is the influence of the University in this section", Dr. Brown wrote in a note accompanying that report.

Of the \$1847 spent during the year 1934-1935, by the Yenching Craftwork Medical Department, the largest portion or \$1089 was used for nurses' salaries and for rent. Drugs, cod liver oil, and spectacles comprised the next biggest item, amounting to \$459. Receipts for the period topped disbursements by \$246.47.

Yenching Lags Behind in 5-U Ping-pong Tourney

The Yenching ping-pong team lost to Peita 4 matches to 1 in the 5-U Ping-Pong rounds Saturday at the latter's tables. This game ended the first round of the 5-U Ping-Pong League in which Yenching has won 1 match and lost 2. In the first match Fu-ten forfeited to Yenching, and in the second match Yenching lost to Tsinghua 1 to 4.

Only 4 teams are now participating in the league, as Shihta has dropped out.

THE LETTER BOX

Dear Editor:

A nature-lover wrote in a few issues back that he would welcome suggestions concerning beautiful sights as seen from the Yenching campus. Here's one.

Has our nature-lover really seen the Yenching campus? If not, then he should. He should climb about 200 steps, then see the campus in its entirety. I refer to climbing up the water tower, then peeping out from one of the windows at the top. It's a lovely sight. Even I, blind usually to what others acclaim as an "inspiring" sight, could not help but be charmed by that panoramic view of our own campus.

I asked the boy who let me into the tower how many students asked for permission to climb the tower. He informed me very few. So I suggest: walk into the Power House, tell the boy in the Inquiry Office of your intention, and he'll show you the way up: No escalators, but the climb up 213 (?) steps is worth it. Try It.

Informant

Editor's note:—Several trips have convinced us that 213 steps is a conservative figure.

French Club to Hold First Social Meeting Monday

The rejuvenated French Club held its first business meeting Monday evening at 8:00 p.m. in Sage Auditorium with over 20 students present. T'an Pin-pin was elected president, Matilda Chou Yueh-pin secretary, and Ch'i-Yu-lieh treasurer.

These three plus Pien Chu-nien and Lucille Wolff will make up the program committee.

The club's new constitution will be read for approval at the first social meeting Monday night at 8:15 p.m. at Sage Auditorium. Refreshments will be served. Dues for the semester will be \$1.

Student Assembly Fails to Get Quorum

No Officers Elected Due to Small Attendance—Meeting Next Week Considered

Unable to obtain a quorum, the Student Government Association failed to achieve any results at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student body Tuesday morning, starting 9:20 a.m. at Bashford Auditorium.

About 340 students were present when the meeting started, constitutional quorum was lacking by 50 constituents. The assembly had been previously called by the temporary Committee in Charge of Student Affairs for the main purpose of election of Student body officers.

There not being a quorum present, the meeting could not begin. A general call was put in at the various dormitories urging more students to attend the assembly. Meanwhile those gathered at the assembly did nothing but wait. That a few answered the emergency call was evident as a few straggled in. A further count of those present indicated that the assembly would have to adjourn without achieving anything.

Much regret was expressed among different elements on the campus concerning the indifference of the student body in regard to self-government. If the students, the future leaders of China, show such apathy toward democratic government, what chance has democracy in China, they thought.

Another meeting next week is being contemplated by the temporary committee in charge.

Fellowship to Publish Annual In Form of A Date-book

An annual in the form of a date-book will be published, to be distributed in early May, it was decided by the Yenta Christian Fellowship "Annual" Committee which met in Dr. Hsu's office in Ninde Hall Tuesday afternoon.

The date-book format was decided upon because it would then be of daily use and not merely serve as an ornament in somebody's dormitory room or home. Snapshots, reports of the different divisions of the Fellowship, names of the members, advertising, and a daily calendar will form the contents of the annual.

The Yenta Christian Fellowship Fortnightly, the organization's publication during the first semester, was given up this semester in order to ensure more funds for a better annual.

The committee which met included Dr. P.C. Hsu, Miss Kung Wei-hang, and Ku T'ing-ch'ang.

Dr. Weigle Here Next Tuesday

Dr. Luther Weigle of Yale Divinity School will arrive Tuesday for a visit to Yenching. He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weekly faculty discussion group that evening.

Yenta Calendar

Tomorrow:

Friday, March 22

8:50 a.m. Ninde Chapel—Miss L.M. Burt

"Wilson of the Antarctic"

Sage Chapel—Mr. Shadick

Musical Service

4:45 p.m. Recreation Hour

Faculty and Students

5:15 p.m. Lenten Service

5:45 p.m. Balloon Burst

7:00 p.m. Lecture—Dr. Leo J. Miltner

"Care and Hygiene of Feet"

8:00 p.m. Language Study Club

Saturday, March 23

8:50 a.m. Morning Prayer

Mr. Garton

3:00 p.m. Conclusion of Health Week

Demonstration of Winter-term physical educational work

Final Announcements and Awards

(Tickets required except for women students.)

The Yenching News

English supplement of the *Yenching Hsin Wen*, (燕京新聞) laboratory publica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of Yenching University. Peiping, China.

Published thrice-weekly on Tuesdays, Thursdays, and Saturdays.

THE INWARD I

One rarely hears a sermon or public address without a desire that the meeting might end forthwith so that questions and comment might be in order. I felt that with especial force some weeks ago when a Chinese speaker observed that Japan "can get anything she wants in China." I would proof-read that remark by the change of only one word but what a difference in meaning!

Wish I Could Buy 1,000 Copies

Japan can *do* anything she wants to do at present in Asia, apparently, but she is not *getting* what she wants and must have. The best documentation of that opinion I've yet seen is a book just published in the U.S.A. by Macmillan, written by H. E. Wides, a member of the faculty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who has been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in Keio University. The title is "Japan in Crisis." The book will soon be in the University library, even if I have to buy it personally and put it there.

The content of the volume should acquit the author in all but the most fanatical circles of being a Japanophile or of having Nihonphobia. It is an excellent antidote to the unbalanced "Challenge" of Upton Close, at least as judged by the condensation of the latter in the latest *Readers' Digest*. Accepting either book as sound or assuming that a cross between the two about hits the truth, I feel as strongly as ever that Japan would be my last choice if I were compelled to change my citizenship. The Japanese national situation is precarious, the lot of the average man and woman is desperately miserable, and who shall show us the way out for them?

Why Imitate Another's Folly?

Militaristic imperialism might be the immediate answer for a stable, economically self-sufficient country, though I see little of future promise for any such land in the ultimate end of all past empires. It is impossible for me to believe that it is even a temporary solution for a land whose annual budgets are now largely bonds and who can keep an uneasy economic leadership only by pressing peasants and laborers down into a state far worse than peonage.

Japanese civilians are helpless to do anything about the matter. The nation is not master of its own military services. Yet there are those, even among the pacifically inclined, who urge that China's only course is to build up a huge

army and navy, which would most certainly mean a prolonged military dictatorship for this country whatever its success in repelling foreign aggression. If there isn't a better way, then our generation and some others immediately to follow are indeed without hope.

One Guess as to the Way

Instead of armed resistance or conciliatory attempts to prevent further occupations of territory, I should favor non-violent resistance and non-cooperation. So far from yielding to despair as new territories might be taken, I should know that it hastened the inevitable end as it added new financial burdens to the aggressor's national budget without commensurate returns. It's at least a defensible assumption that Japan's present efforts to secure a rapprochement with China are due to recognition that she *must have* China's good-will and that right early! —V.N.

ANOTHER LETTER

Dear Editor:

This letter, although written on the spur of recent communications to the *News*, is in reality one result of half a year at Yenching. To the majority who read this column, my words may only stimulate a query as to the author's identity; to other complacent souls the story will prove too prosaic to arouse interest after tonight's glance; but to me the issue discussed by *The Inward I* and *The Bystander* merits fully as much consideration as any difficulty, not excepting financial, now confronting our university.

The question is this: When will Yenching students awake to the significance of four years of college life enough to realize that inspiring contacts with faculty members—friends who may alter their life history—are just as valuable as tedious hours of study? AND (a phase completely neglected by both previous commentators) when will the Yenching faculty awake to the responsibility that is undeniably theirs in providing such leadership outside of the brief lecture hour?

The answer seems to lie in mutual effacement of the barrier of impersonality. From observation of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 students on this campus, I am convinced that their desire for additional contacts with the faculty is growing, and that ultimately an indifferent staff will be roused by actual demands from a more mature student body for privileges similar to those enjoyed by undergraduates at western colleges. Such a shock would hardly be regrettable: on the contrary, with the resulting fulfillment of a very essential feature of society—cooperation—we might truthfully accept the compliment of "the most progressive university in China!"

For after all, why shouldn't Yenching pioneer in modern education in North China, follow the examples of such institutions as

Yale and Harvard in providing for closer associations between teacher and taught? These schools are reverting to the old tradition of intermingling which Yenching seems to be discarding. The incredible apathy of instructors here towards their pupils is especially paradoxical in a missionary community. We have the "prettiest campus"—Why not the "friendliest group"? Whereas certain exceptional residents *do* attempt to meet students individually and in evening groups, it is nevertheless a sad commentary on the shirkers that students rarely if ever enter their homes. Undeniable is the fact that many young men and women, preparing inside our very college walls to assist their country, have never approached the compounds outside the gates for direction; while the average foreign boys, as well, have received the attention of only half a dozen families in as many months.

Now the staff has its faculty teas, shop clubs and Tuesday-night engagements—surely they could afford to share an occasional tiffin or tea with students upon whom their words might just as profitably be bestowed. Not to hint for meals—but for fellowship.

There is, therefore, the danger that our Faculty is coming to regard its function as merely the increase of knowledge in some special field *a la* the "passive row of cerebral buckets" method, rather than the education of Yenching undergraduates. By making this education a personal experience, professors could enrich intellectual opportunities stimulate interest in the individual, and strengthen the bonds of friendship that should hold us together as a Christian institution, as opposed to a mechanical workshop. Then and only then will cohesion replace the present amorphous mass of fawning applepolishers who are so repugnant to the Bystander! Are we able to accept the challenge of disregarding personal eccentricities in order to improve conditions which vitally affect Yenching—and her service to China?

Earnestly,

Olicer York

AND A THIRD!

Dear Editor,

If there is one spot on our campus that needs a cleaning up, it's our mess-halls. Mess-halls they're called, and messy they are. Bowls, shop-sticks, spoons, and dishes may as well not be washed, 'cause the dish-water is brackish before it's changed, and the rinsing clothes have already seen veteran service on table-tops. The table-tops are oily and dirty, even after what the waiters call a "thorough" scrubbing. The chairs are clean only because somebody's trousers dusted them. The service is terrible, diners sometimes having to wait fifteen minutes for one dish. Inefficiency runs rife, adding to the congestion and confusion already rampant. No wonder the more impatient or temperamental ones resort to "unhomelike" action. Hands that have just cleared away a table are used for handling *mant'ou*. *Mant'ou* isn't guaranteed to be free of mold.

Excuse this squalid picture of our messy-halls, but it seems it is time to start some kind of reform in this connection. Committee was form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resent academic year to start a few dining-hall reforms, but to date very little change has been noticed. How about efficiency? Certainly that doesn't cost the school or the dining-hall management any money. On the contrary, it would help to save some. All that's needed is some brains to see what needs change and a little initiative to carry out these changes. Dishes can be washed cleaner. Waiters can be forced to appear more presentable. They can also be trained to keep their thumbs out of the soup. What's the Dining-hall committee doing? Let's see some results. *Particular.*

HOME SWEET HOME

A Clean, Comfortable
Place to Stay in Town

Welcome to Yenchinians
Reasonable Rates

Pei Ch'en Kung
Teng-shih-kou

FRESH STOCK

We buy direct from the
makers.

COMPARE OUR PRICES

We buy in quantity and
charge you less.

Yenching Deliveries on
Wednesdays and Saturdays

W. Y. WISE & CO.
Modern Grocery Service

117 Hatamen—Tel. 901 E. O.

維士洋行
北平崇內大街一百十七號